



夜@北京

张柏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北京/张柏联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1
ISBN 978-7-104-03375-2

I. ①夜… II. ①张…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北京市 IV.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607号

夜@北京

策 划: 赵建新
责任编辑: 张月峰
封面设计: 王 恬
责任校对: 张 颖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1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375-2

定 价: 22.8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老北京人的那种玩世不恭、客套中庸、古道热肠等隽秀的品质，这些品质是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给他们的品位和修养，也是千百年来北京文化的沉淀。

在写作的同时，我不仅注重了贵族阶层人物的心理变化，也更加注重了每个小人物的心理感受。我用作品中各个鲜活的个体，打造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群体。作品中我努力做到用真实、用典故、用文化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写作品的初衷。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有着满族血统的北京人，我爱这座城市，爱她所有的一切，儿时的记忆，少年的梦想，事业的成功与失败，生活的幸福和平淡，还有很多很多；她如同慈母一般包容了我的一切。我是在用生命的火，热爱着她的所有，直到生命的火焰熄灭；多少年来我用心灵的记忆记录了她的每件平常小事，记录了她壮丽与沧桑，记录了一个老北京旗人后裔的胸怀和眼界。

北京的四季，色彩迷人。夜晚当我们漫步长安街头，望着华灯齐放的夜景、呼吸着草色花香，此刻我们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感动，一种不能言表的感动。北京真的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被人知晓，她的雍容和大气浓缩着北京殷实的文化底蕴，她更是一座丰碑，充满了不朽的坚定；我在用心去写她，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古老而又传奇的北京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过去的终将过去，未来会更加美好。热爱北京，建设北京，是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的共同愿望，就如同《北京颂歌》里所唱到的：“……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

2007年10月10日

贵族王侯才有的传承。那种热爱生活，热爱故土，反抗外来侵略的气质，同样凸显一种民族团结，追求华夏复兴的精神，让读者对此深信无疑。比如故事之二“凶宅原来是义和团的据点”，说得是义和团勇士反抗八国联军的壮举，作者通过一个凶宅的传说表达了反抗列强是付出了多少人的鲜血。又比如故事之四“午夜惊魂”，说得是一位抗日壮士“土八路”壮烈牺牲的故事，文中用老张的话说“这皇上没了，孙文也死了，二十九军也败了，这是什么世道啊！”反映了亡国之下的小人物们的那种激愤之情和对未来的渺茫。

作品还有一个令人感动之处，是作者通过叙述那老北京的传说，那一个个描写京城小人物生活感受，表达出一种极浓郁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渴望。作者表达的尽管是一个又一个带有传奇和灵异色彩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却都有着一种对生活的执着，对亲人的呵护，对朋友的关爱，甚至就是那些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灵异也时常令人感动的唏嘘。

作者在作品中很自然地流露出深深的情感和善良之心，正如作者本人在后记中所写的，她怀着一种无以言表的心情沿着故事中的地点寻找一种只有自己才可以体会到的感觉；无数次地在寂静的黑夜中，在睡梦里与作品中的很多人物进行过心灵上的对话。虽然只是三个月的创作，但是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却成为了她心灵上的好朋友，至今让她放心不下。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灵异的传说。虽然，我对这些传说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解释不清楚的意识在支配，在人的生命长河中，有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事情无法解释。这种冥

冥之中的暗示，这种无法解释的迷局，不由得让人相信其灵异的存在和作用。张柏联的作品里就是通过描写这些灵异和传说，展现着个人的审美观点，生活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思考。

通观作品，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作者是带着自己的感情来创作的。这情感中融入了作者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和感受。张柏联同志是一位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的作者，有着捕捉新闻，寻找中心点的特长，有着独特的眼光和视角，而且力争在作品中通过形象语言表达出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京城韵味。

所以，这部作品并不等同于已传于世上的灵异故事，更多的是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北京城的文化，可以说是在传承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民间民俗文化上，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当《夜@北京》即将出版发行的时候，我首先作为读者和一个新闻工作者希望这部纪事文学作品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作者为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

2007年10月25日于光明日报

歇好了吗？您拉我一趟吧，我回西直门外的娘家看看，听说我妈最近不舒服！”车夫说：“唉呀，姑娘，现在天眼看要擦黑了，再说我把你送到西直门外，我再回来城门都关了，弄不好我又要在城门洞躲一宿啦，那天我就没回来，在德胜门那躲了一宿。”

“大叔，您看我多给您钱行吗？我妈的病我老惦记着，您就当做一回好事干吧！”那妇人的话音带着哭声，脸色变得黯然。车夫低下了头狠狠地吸了一口旱烟，心中暗想：这年头军阀混战，钱也是不好挣，一家老小还要等我今天的钱买米面下锅；如果她给的多我就快跑一趟。车夫慢慢抬起了头又一次上上下下打量着这眼前的妇人：妇人果真很美！

“姑娘，你说，这一趟能给我多少啊？”“大叔，您别嫌少，我今天给您双份钱！要是太晚了，进不了城，您今晚找个店住，我单给您钱”。车夫很久没接这样的肥活儿了，也不再多想，赶忙收起了旱烟袋，顺手拿起了羊毛手巾抽打车座儿，“啪啪——”“姑娘，别着急啦，上来吧。小心！”“真得谢您啦！”

那妇人很轻盈地上了车。“叮当——”车夫手扳了一下车铃，也迅速提上了车，沿着西四北大街向西直门方向跑去……

听老一辈人们说，北京城俗称四九城，即内九门，外四门。自明朝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有的城门都是早晨六点开城门，晚上六点闭城门。无论是出城上班、上学、走亲访友，还是郊游上坟都要匆匆忙忙赶在晚上六点钟以前回来，否则就要在城

“吱——吱”的声音。此时的小树已经被吓得浑身麻木，头脑僵硬。平时小树在孩子们淘气、胆子大、跑得快是在南营房出了名的，今天怎么了！小树狠狠地咬了一口自己的大拇指，很疼啊，敢情眼前的事情不是在做梦，小虎儿碰见的就是他吧！小树使足了浑身的吃奶劲儿“哇——”地一声哭叫起来，哭声很大。随着小树的哭声，那小怪物向小树龇了一下牙，“嗖——”地一声钻进了那辆三轮车底下不见了，三轮车和旁边的破劈柴堆此时发出了“轰——轰”的闷雷声……

“小树——小树，你在你在哪儿，再不出来，我们不玩啦——！”。听到小伙伴的喊叫声，小树像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哎——我在这哪，快来看啊——”不一会儿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小树，刚才的事情把小树给惊吓得，他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满脸都是鼻涕泡，“怎么啦，小树！”小虎问。“我也看见那小矮人了”小树说。大家七手八脚地拉着小树往胡同外跑，小树说：“我跑不动，我的裤子湿了。”原来是刚才的事把小树吓得尿了一裤子。

回家以后，小树整整发了三天烧，他把事情的经过和奶奶说了，奶奶说，小孩眼净，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孩子就是被吓着了，得找个人给叫叫魂儿。

过去，在北京流行这样一种习俗，就是哪家的孩子摔了或者被吓着，家里就会在左邻右舍中找一个德高望重、身体良好的妇女，让她拿着孩子平时最爱穿的衣服，站在门外叫叫。如：xxx，回来了吗！家里有人应答一声，反复叫上几次，说这样

而早在1935年4月15日至5月16日的清扫卫生运动当中，就运出北海公园东门和皇城南长街织女桥的垃圾达17975吨。第二年，又集中人力车辆运出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门前垃圾堆1775吨。垃圾成山的现象在旧中国的北京到处可见，二龙坑的现象是很典型的例子，1939年，北京市当局花了大力气彻底清除了二龙坑的垃圾，填坑改路，鬼打墙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但是“被二龙坑的鬼跟上了！”这个俗语一直流传下来。

白云祥想自己不能先逃，一定要让弟兄们跑完了自己再跑。他把匕首藏在了靴子里，又找了一把大片刀往腰上一别，心想。就算跑不出去，我也要宰你几个洋人。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互相帮忙，找来几个梯子陆续往下跳，就听见“扑通！扑通！扑通！”的声音，紧接着坛墙下面就是“唉呦！唉呦！”的呻吟声。

白云祥扒到坛墙往下一看，跳下去的兄弟有几个摔伤了脚，有的摔的爬在地下起不来，没摔着的也是一瘸一拐地奔北面的珠市口方向跑去。突然有人在身后拍了他一下，并低声说：“白大哥，快跳吧，洋人已经进东坛门了！”白云祥回过头来看，身后根本没人，他刚把头转过去，就觉得身子被人狠狠地推了一下，身体一下子冲出了坛墙，然后就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有个黑影子在他的面前一闪就不见了。不多想了，他马上扶起了受伤的弟兄们往菜市口家的方向跑去，一路上看见了很多受伤的老百姓……

回到家，他带着媳妇孩子一起跑到门头沟躲了起来。事情平息后他又回到了先农坛，一直到辛亥革命废除帝制。那个在生死关头推他的人多少年来他一直铭记在心里，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那个穿黑衣的人影、那句声音很低的话……

白云祥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在一家国营企业管门房，每当有新的工人进厂，他都会很神秘地讲起这件事，他总是说，那推我的到底是谁啊？我的那把德国造的手枪是谁拿走的？

如今的先农坛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运动场所，那里仍然保留着一段老坛墙的遗迹，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先农坛的事情，北京地方志上没有任何记载，可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

十、驾辕的是谁

说到驾辕，人们不禁会想起农民兄弟挥舞着长鞭、手牵着高头大马、倚坐在胶皮轮木架子车帮上，一阵子清脆的甩鞭声，一阵子乡音难改的吆喝声，好一个田园景象。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进步，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偶尔在北京的五环路以外还是可以看见。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人力车、马车、汽车是并行前进。尤其是朝阳门外的东大桥、关东店、姚家园、白家庄一带每天赶大车的比行人都多，因为河北省京东地区的粮食和蔬菜都要从朝阳门进入北京。

这一天，东直门里的八旗子弟学校（今天的北京一中）七年级的三个男生，晚自习后没有回到宿舍，而是翻墙溜出了学校。初夏北京的夜晚，皓月当空、微风送爽、树影连绵。为首的男生是金溥生，还有佟达、那根全。他们出了校门一路小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东大桥。

东大桥现在是外商扎堆的地方，可是在几十年前，还真有一座桥，桥下有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是水锥湖的水系分支缓缓流向朝阳门外的护城河。在桥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农庄、果树，另有八大铁帽子皇叔的园寝星罗棋布。春天翠绿芳菲、夏日群芳争艳、秋至硕果飘香、冬时古道人家，好一派油画效果。



北京一中（原八旗子弟学校）的门楼

自从来了日本人，这儿的一切就全变了，日本人在四九

先在宣武门里的东绒线胡同住，他的上祖只是一个有腰牌的穷旗兵，和著名作家老舍的父亲是一个等级。这前清一完，他家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自从日本人进了中国，这一家人过的日子真是有上顿没下顿。前些日子，老杨一家咬牙卖掉了老祖宗留下的绒线胡同的三间小破房，搬到黑窑厂来住。没几天就和左右邻居混熟了。渐渐地人们发现，这家人别看穷，但很乐观，很明白事理，业余时间大人孩子全喜欢玩虫儿，就是上面说的：蟋蟀、蝈蝈，在附近的斗虫比赛中，他家的虫儿人称：“全无敌”。

其实，老杨家的虫不是买来的，而是在陶然亭西南角的坟地里抓的。过去有坟地的地方，蟋蟀、蝈蝈叫的比庄稼地里的动听，因此有钱的人家就会花钱雇人晚上到坟地里找，那些优胜的虫都是在坟地里找的，现在一听这事，是不是觉得有点悬。

这一天，年过四十的老杨和十六岁的儿子克明商量晚上去陶然亭西南角的坟地里去逮蝈蝈儿，在带上邻居家的儿子桂林一起玩。老杨的话音刚落，克明一溜烟儿似地跑到邻居家找桂林，两个孩子高兴地满院子跑：“晚上逮蝈蝈儿喽——好玩啊！”桂林扯着嗓子喊。

陶然亭为于北京城南，占地 52 公顷，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辽、金时期，这一带属都城近郊，溪流纵横；元代在此筑慈悲庵；清康熙 34 年（1695 年）工部郎江藻建陶然亭，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诗句而得名。清末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

十二、格格遇见了人熊

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1911年的十月，孙中山领导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皇上从表面上退位，但是逊清皇室依然保留着内廷衣食不忧的贵族生活，国民政府还颁发了保护保证皇室遗老遗少的国家条例，条例上还明文规定，每年要从国家财政拨专款，用于逊清皇室的日常起居开销。

在北京的宗人府有册封的王爷、皇叔、大小贝勒、贝子、伯爵几百个，几百个就是几百个家庭啊！从贵族到平民，这巨大的历史变革，使皇室的遗老遗少以及八旗子弟在心理、思想上、都经受了

平安里是出了名的。他家的男人出门，方圆几里的人都叫他们“姜老爷”，这会儿姜老爷正在西四的裕泰茶馆听书喝茶哪。

天色已晚，姜老爷还是没有回来，延延氏心里想：这会儿肯定是哪个女人在缠着丈夫，没完没了。这延延氏也是个满族旗人官员的女儿，知书达理，很有教养，男人的事情她是从来不打听不问的，此刻的她真正等的是那卖奶酪的小贩。“呼——呼”又是一阵的西北风。

“酪诶——酪诶（ei）”突然大门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声音由远而近，延延氏心里很高兴，啊，终于等来了。可是今天这个叫卖声有点怪，怎么尖声尖气的，再仔细一听，咳——是个女人的声音。“酪诶——酪诶（ei）”声音已经到了大门外，并且没有走的意思，还就在这叫上了。延延氏琢磨：这女人家里肯定有什么着急事情，要不这样晚了还替自己的男人出来吆喝，天又这么冷，不为了生活谁还出来啊！我赶快买她的奶酪，多买些，让她早点回家。延延氏往南屋看了一下，这会儿所有的仆人都熄灯睡觉了。好吧，今天我亲自出去买吧。延延氏心里想着，不由自主穿上了外套，提起汽灯向外面的大门走去，“酪诶——酪诶（ei）那女人凄凄惨惨地叫着，这样的声音延延氏以前没听说过。

“吱扭——”一声，延延氏开了院门，她探出头朝外看了看，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她拿起汽灯冲门外晃了晃，还是什么也没看见啊！“哈哈哈哈哈——”突然在大门的右边传来一串笑声，延延氏顺着笑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一身黑色衣服的女人站在墙角下，正在冲她笑，手里只是提着一个暖盒。西北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可是这女人并没露出寒

替他着急，尤其是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是牵挂着他的婚事，恨不得一下子找个姑娘就完婚，一下子就抱个大胖孙子。经人介绍，关巡长认识了一个正在国立女子师专读书的秀秀姑娘，学校就在厂甸。

姑娘年方二十，长的漂亮的就如同出水芙蓉，白皙的皮肤衬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别说是关巡长了，是个男人就应该爱得死去活来，再说了人家姑娘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美中不足的是姑娘的娘家在山西省洪洞县，在北京没有家，一切起居活动全在学校里。介绍人就是这么说的，关巡长也就这么信了，没再多问。俩人利用晚上见了几次面，还去北海划了一回船，关巡长真是乐不思蜀。

关巡长把要结婚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一家人很高兴。商量着来年春节就把结婚的事情办了。关巡长也和警事阁子的兄弟们说了，自己近来特高兴，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大家马上就可以喝上喜酒啦！

关巡长的家在和平门外的汾州营胡同，这是旧京八大胡同其中的一条胡同，这个胡同在明朝时是山西商人的会馆，胡同里所有的建筑都很讲究，风格很像山西的乔家大院，就是院落小了许多，你想啊，在天子脚下怎么能盖更大的房子，那不是反了吗！著名京剧《玉堂春》里的名妓苏三，就是从这里被卖到山西洪洞县的，因此这个胡同很出名。

关巡长一直和父母一起过日子，他们家的四合院在这条胡同的东口，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灰砖青瓦、前后出厦、雕梁画栋很有气派。据说关巡长的祖父从咸丰年到光绪年一直做和平门的御守督领，业余玩鹰在和平门外是第一名，关姓是满洲瓜尔佳氏的后姓，老北京的关姓基本上都是满



民国时期的前门大街

族人。

关巡长每天下班都要路过和平门外的国立女子师专，总是想在校的门口碰见秀秀姑娘，那怕不说话，看一眼也行啊！还有几次关巡长下班早，想去学校接姑娘一起去东来顺

法语说得相当不错。这大清国一倒，所有的荣耀都是前功尽弃，后来跟着王爷信奉了天主教，经人介绍在西直门的教堂做高级管理。搬到北草厂胡同住，一是为了上班方便，二是房价很低，可以节约很多生活上的开支，添人进口不得不算计。

很多读者不会相信，贵族不是有的是财产吗？怎么也混的和穷人一样啊？但是这话不能这么说，俗话说，人富不过三辈。改朝换代的事情自古就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国家换主人，官家不用你，再大的本事也没用。就是再多的财产，也有花光的时候。何况还是经济人不敷出，家庭人口增加，社会极其动荡的情况之下，再多的家底也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逊德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就浓缩了民国初年老北京清朝遗老遗少的生活状况。从贵族到贫民，对于老北京的旗人来说，那就是从天堂到地狱。

逊德在西直门的天主教堂上班，早出晚归。这一天，逊德在教堂和本堂神甫一起上完晚课，就九点了。隆冬的北京天黑的特早，天一黑，路上的行人就逐渐稀少起来。即便是特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一过晚上九点行人也不多。逊德走出了教堂，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觉得很爽。自从家搬到北草厂胡同来往，他还是第一次回家这样早。他弹了弹自己的狐狸皮领的大衣，提着手提包，穿过西直门内大街就进了北草厂胡同，胡同很长，也没个路灯，北风呼呼地在耳边刮着，刺在脸上很疼，黑咕隆咚的，只有住户窗前的灯光若隐若现，脚下还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逊德一边走一边想：年份不同了，我怎么会搬到了一个过去打死都不敢想的地方啊！胡同静静的，没个人影。正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咔嚓，